

《譯語類解》漢語詞彙的特點及其詞彙學研究視角管窺*

張述娟**

1. 引言

李成桂於1392年推翻高麗王朝建立了朝鮮半島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開闢了李氏朝鮮時代，李氏朝鮮奉行“事大交鄰”的外交政策，特別重視與中國的友好關係。李朝把譯學之一的漢學作為落實“事大交鄰”基本國事的核心。設立專門的國家行政機構“司譯院”，培養翻譯人才。“‘本朝有司譯院，專掌事大交鄰之事。’（《通文館志》肅宗四十六年）‘置司譯院，肄習華言。’（《太祖實錄》二年九月辛酉）。”之後，司譯院掌管事務也擴大到“掌譯諸方言語”。（《經國大典》卷一）。

“司譯院在譯學制度建立以後編寫了大量供譯官語言學習、翻譯、科考用的書籍，這些書籍統稱為‘譯學書’”。^①司譯院編寫的漢學譯學書有很多種，主要有《老乞大》諸版本^②、《朴通事》諸版本^③、《訓世評話》（1473）、《華音啟蒙》（1883）等等，這些都是口語類教材。司譯院還先後編寫了兩種漢語“類解書”與這些口語類教材配套使用。

“‘類解書’”是詞書，一般將收錄的詞彙按照天文、時令、氣候等條目分類編排，並用韓文對譯、注音，配合各個語種的教材使用。”^④“這不僅是有關學習外國語的既簡明而又饒有興趣的詞彙集，同時還具有對譯著述的目的。”^⑤以“類解”為題的漢語“類解書”有：1690年的《譯語類解》、1775年的《譯語類解補》。

《譯語類解》將每頁分10列，詞條所屬的門類獨佔一列，其他各列分上下兩段，各段收錄一個漢語詞彙，詞彙的每個漢字下左右兩側用諺文標記了漢字的正音（傳統韻書音）和俗音（現實口語音），整個詞彙後標上“○”，再用諺文對譯整個詞彙的意義。作為司譯院編寫的漢語類解書，《譯語類解》^⑥“不僅作為第二語言漢語教材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而且作為歷史語言學的資料也具有可觀的文獻價值。”^⑦《譯語類解》對於漢語語言學的價值主要體現在近代漢語詞彙、近代漢語北方音、域外俗字三個方面，張述娟（2015）在梳理中韓學界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譯語類解》漢語詞彙研究和俗字研究亟待加強。作為漢語詞彙集，《譯語類解》所收的漢語詞彙雖然在方東傑、曲赫（2011；2013）、金哲俊

* [基金項目]韓國學中央研究院韓國學振興計畫專案：“韓國漢字學課程開設及跨學科人才培養”（專案號：AKS-2014-INC-2230008）；The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Korean Hanja Research Program and Nurturing Korean Hanja Specialists in China(AKS-2014-INC-2230008)。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專案“韓國傳世漢字字典文獻集成”（項目號：14ZDB108）。

** [中國]張述娟，暨南大學華文學院講師；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2014級博士生（zhangshujuan@hwy.jnu.edu.cn）。

^①林毅《朝鮮王朝司譯院類解書〈漢清文璧〉研究》，《北方語言論叢》，第二輯，第116頁

^②據汪維輝（2005）研究，主要包括《原本老乞大》（1346前）、《翻譯老乞大》（1517）、《老乞大諺解》（1670）、《老乞大新釋》（1761）、《重刊老乞大》（1795）。

^③據嶽輝（2008）研究，主要包括《翻譯樸通事》、《樸通事諺解》（1677）、《樸通事新釋》（1765）、《樸通事新釋諺解》。

^④林毅《〈同文類解〉漢譯語詞研究》，《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11月第37卷第6期第28頁。

^⑤金哲俊《“類解”類文獻中的漢——朝詞彙研究》，第1頁，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版。

^⑥《譯語類解》版本較多，然體例與內容相同，本文研究中使用的是奎章閣2005年版。韓國漢字研究所的金玲敬老師翻譯了該版本的《解題》，另外韓國學課題組的王平老師和諸位同學也在本文的寫作過程中給予了很多幫助，特此感謝！

^⑦金基石（2005）《韓國李朝時期的漢語教育及其特點》，《漢語學習》第5期，第77頁。

(2012)、樸香玉(2014)等人的相關研究中有所涉及，然而目前學界對於《譯語類解》所收詞彙的基本特點和詞彙學方面的研究視角尚沒有專門的、深入的論述。本文將就這兩個方面嘗試進行一些探討。以求教與諸位方家。

2. 《譯語類解》漢語詞彙的基本特點

2.1 同時代性

“每一個詞都有其時代性和地域性。時代性是指詞只在一定的時段內使用。”^⑧曾昭聰在2012年的研究中論及到詞彙“同時代性”，“指的是明清俗語辭書所記錄的俗語詞與該辭書作者(編者)是同一個時代的，即作者(編者)記錄下來的一定是當時口語中所說的活的語言。雖然相當一部分俗語詞的用法可以追溯到不同時期的文獻典籍中的某些用例(這也是明清俗語辭書編纂的目的之一)，但直到明清時學者把它們記錄下來的時候，這些俗語詞仍活躍在口語中。”^⑨筆者認為《譯語類解》漢語詞彙同樣具有同時代性，在編纂者把它們記錄下來的時候，這些詞彙是活躍在當時的口語中的。這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譯語類解》漢語詞彙的同時代性源于其成書目的。《譯語類解》的成書目的從司譯院訓上金弘喆為《譯語類解補》所作的跋文可見一斑，“物類有萬，方言不一，以我人而習華語者，苟未能周知而遍解，宜有所齟齬而扞格，此譯語類解之所由作也。”^⑩由此可見，《譯語類解》是為幫助“習華語者”掌握數量龐大、紛繁複雜的漢語詞彙而編寫的詞書，也可以理解為《譯語類解》是配套《老乞大》《樸通事》相應口語類教材使用的漢語詞彙集。作為司譯院為漢語學習者編寫的類解類詞書，其中的漢語詞彙必須是活躍在當時口語中的，否則便不能幫助譯官完成“事大交鄰”的外交翻譯任務。

另外《譯語類解》漢語詞彙的同時代性也源於當代的影印本很好地保存了初刊本的面貌。太田辰夫在《中國語歷史文法——跋》中，提出可以把文獻分為兩種：同時資料和後時資料。同時資料指的是“某種資料的內容和它的外形(即文字)是同一時期產生的。”¹¹所謂後時資料基本上是指“外形比內容產生得晚的那些資料，即經過轉寫轉刊的資料，但根據對同時資料的不嚴格的規定，後時資料的內容和外形間有無朝代的差異就很重要。”¹²據目前中韓學界對於《譯語類解》版本學方面的研究成果，《譯語類解》的影印本有影印古圖書本的亞細亞文化社(1974)、大提閣影印本(1986)、首爾大學校奎章閣影印本(2005)，以及上冊影印奎章閣、下冊影印古圖書本的弘文閣影印本(1995)。宋基中在《〈譯語類解·譯語類解補〉——解題》中提出“奎章閣本的上卷與古圖書本完全相同，……通過與司譯院其他文獻作比較，可以推測古圖書本就是初刊本，而且古圖書本的版式和書體的精緻，更能證實了。”¹³利用以上影印本進行《譯語類解》漢語詞彙的研究就避免了“後時資料”因為轉寫轉刊所導致的改動和訛誤，這就從版本上保證了《譯語類解》漢語詞彙的同時代性。

現傳《譯語類解》沒有序或跋，依照書本身很難瞭解有關刊行的人員、年代等，據洪允杓(1995)、宋基中(2005)解題，《通文館志》(1720年)卷8什物條《譯語類解》題下有相關資料，“康熙壬戌老峯閣相國令院官慎以行、金敬俊、金指南質問于漢人文可尙、鄭先

^⑧ 汪維輝(2006)《論詞的時代性和地域性》，《語言研究》，第2期，第85頁。

^⑨ 曾昭聰(2012)《明清俗語辭書的範圍及其所錄俗語詞的特點與研究意義》，《煙台大學學報》第1期，第117頁。

^⑩ 《譯語類解·譯語類解補》，奎章閣2005年版，第379頁。

¹¹ 太田辰夫(2003)《中國語歷史文法》，第2版，第374頁。

¹² 太田辰夫(2003)《中國語歷史文法》，第2版，第375頁。

¹³ 《譯語類解·譯語類解補——解題》，奎章閣2005年版，第3頁。

甲修正。至庚午令院官鄭昌周、尹之興、趙得賢捐財刊板”。¹⁴ 據此可以推測《譯語類解》由金敬俊、慎以行等編於 1682 年，1690 年得以刊板。《譯語類解》所保存的漢語詞彙應該是清初活躍在口語中的詞。另一方面，“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這種性質決定它的變化只能是漸變的。”¹⁵ 語言演變的漸變性使得我們有理由相信《譯語類解》中所記的漢語詞彙應該是明末清初的漢語口語詞。

2.2 系統性

《譯語類解》漢語詞彙的系統性指的是 4651 個漢語詞條在編排上不是雜亂無章的，體現了漢語詞彙是一個系統的特點。

詞彙的系統性首先體現在其門類的編排上，即意義相關者臨近排列。《譯語類解》“殆數千言，分門彙類，織悉精博。”¹⁶ 《譯語類解》據意義給詞語分門別類，這與中國漢代的訓詁學著作《爾雅》有異曲同工之處。據筆者統計，上卷 2586 個漢語詞條分佈於天文、時令、氣候、地理、宮闈、官府、公式、官職、祭祀、城郭、橋樑、學校、科舉、屋宅、校閱、軍器、佃魚、館譯、倉庫、寺觀、尊卑、人品、敬重、辱罵、身體、孕產、氣息、動靜、禮度、婚娶、喪葬、服飾、梳洗、食餌、親屬、宴享、疾病、醫藥、蔔筮、算術、爭訟、刑獄、買賣 43 個門類。下卷 2065 個詞條分佈於珥寶、蠶桑、織造、裁縫、田農、禾穀、菜蔬、器具、鞍轡、舟船、車輛、技戲、飛禽、走獸、昆蟲、水族、花草、樹木、瑣說 19 個門類。“《譯語類解》的詞彙分類看起來很像在一個平面上進行，但相鄰的分類之間共有類似的語義範疇，因可看出多層次的分類體系。”¹⁷ 如“天文、時令、氣候”都與“天”的意義有關。“身體、孕產、氣息、動靜”跟人體和人的行為有關。“禮度、婚娶、喪葬”三個門類都和“禮儀”有關。《譯語類解》以意義分門別類、意義相關的門類臨近排列，以 62 門類統領 4651 個漢語詞條。雖然與現代詞書相比，這種編排方法查檢不便，但還是顯示了編纂者認為漢語詞彙具有系統性的思想。

《譯語類解》漢語詞彙的系統性還體現在門類內具體詞條的編排上，即意義相關者聚合在一起。舉例來說，《譯語類解》上冊“地理”類詞語“山頂、山嶺、山底、山峪、山壑、嶺頭、峻嶺、巖頭、磐石、尖峰、緊坡子、慢坡子、陡坡子、野甸子；大路、官路、小路、抄路、弓弦路、彎路、弓背路、直路、斜路、光路、荒路、塗路、岔路、陷路、路瀾、路泥、路歹、路澀、歹走；十字街、胡同、活胡同、死胡同……”。以上詞語從意義上可以分為三個聚合，分別與“山嶺、路/街、胡同”意義有關。翻檢《譯語類解》各門類所記錄的漢語詞條，除了以意義相關為主要聚合方式外，筆者還發現了兩種特殊的詞語聚合方式，即同義聚合與反義聚合。如“地理”類，據《譯語類解》的編寫體例，“嶺頭”和“峻嶺”同義，“岩頭”和“磐石”同義，“大路”和“官路”同義，“抄路”和“弓弦路”同義，“彎路”和“弓背路”同義……。僅“地理”一類《譯語類解》標示的同義詞就達到 16 組之多。另外，“地理”類的反義聚合有“大路、小路”；“弓弦路、弓背路”；“直路、斜路”；“死胡同、活胡同”……。當然，這些同義、反義關係是否都成立，還需要我們進行驗證和檢驗，但是同義詞和反義詞的聚合方式毫無疑問地體現了編纂者漢語詞彙具有系統性的思想。

據李得春（2003）的研究，《譯語類解》在 19 世紀與《老乞大》和《樸通事》作為背講科目列入譯科漢學考試中，試想，如果 4651 個漢語詞條在編排上不具有系統性，考生又如何能夠背講得出來呢？

¹⁴ 《譯語類解·譯語類解補——解題》，奎章閣 2005 年版，第 3-4 頁。

¹⁵ 葉蜚聲、徐通鏞著；王洪君、李娟修訂《語言學綱要》（修訂本），2010 年第 4 版，第 193 頁。

¹⁶ 《譯語類解·譯語類解補》，奎章閣 2005 年版，第 379 頁。

¹⁷ 金哲俊（2012）《“類解”類文獻中的漢——朝詞彙研究》，人民出版社，第 1 版，第 52 頁。

2.3 豐富性

《譯語類解》詞彙的豐富性首先體現在詞條的數量很多。據筆者統計。《譯語類解》上下兩卷共收錄了 4651 個漢語詞條，其收詞數量無疑是相當可觀的。“收錄在《譯語類解》的詞彙是否當時所使用全部詞彙或基本詞彙的問題尚還需要進一步考證。但很清楚的是，這些詞彙對編者來說是學習外國語時必要的詞彙。”¹⁸《譯語類解》詞彙的豐富性還體現在其眾多的門類上。上卷下卷共計 62 個門類，分別是天文、時令、氣候、地理、宮闈、官府、公式、官職、祭祀、城郭、橋樑、學校、科舉、屋宅、校閱、軍器、佃魚、館譯、倉庫、寺觀、尊卑、人品、敬重、辱罵、身體、孕產、氣息、動靜、禮度、婚娶、喪葬、服飾、梳洗、食餌、親屬、宴享、疾病、醫藥、卜筮、算術、爭訟、刑獄、買賣、珥寶、蠶桑、織造、裁縫、田農、禾穀、菜蔬、器具、鞍轡、舟船、車輛、技戲、飛禽、走獸、昆蟲、水族、花草、樹木、瑣說。豐富的門類覆蓋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體現了《譯語類解》詞彙的豐富性。

汪維輝指出“判定一種語料的價值高低，不外乎這麼幾條標準：一是反映口語的程度；二是文本的可靠度，包括時代和作者是否明確，所依據的版本是否接近原貌；三是反映社會生活的深廣度；四是文本是否具有一定的篇幅。一般說來，上述四個方面的正面值越高，語料的價值也就越大。”¹⁹綜合以上論述，《譯語類解》所記的漢語詞彙為活躍在明末清初的人們生活中的詞語，口語性極強；文本的時代明確，所依據影印本很好地保存了其初刊本原貌；所收詞彙數量豐富，涉及到 62 個門類，反映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譯語類解》所收的漢語詞彙具有極其重要的語料價值，對其從詞彙學方面進行多角度的、深入的研究，必將會有助於近代漢語詞彙的研究。

3. 《譯語類解》漢語詞彙學研究視角管窺

對《譯語類解》漢語詞彙展開的研究首先屬於近代漢語詞彙研究中的專書詞彙研究，“專書詞彙研究也是近代漢語詞彙研究的一項基礎工作，一個時代的詞彙面貌，或者一個時代和另一個時代的詞彙的差異，都可以通過專書詞彙的研究得到比較清晰的瞭解。”²⁰而另一方面一個時代詞彙系統的描寫也“要選擇一部或者幾部有代表性的（時代明確、接近口語、詞彙量豐富）的文獻作為研究的基礎。”就專書中的詞語而言，其實際上是一個時代詞彙的反映，只不過這種反映是時代詞彙在一部文獻中的部分投射的結果。²¹因此對《譯語類解》進行專書詞彙的研究同時也是對明末清初漢語詞彙系統的研究。《譯語類解》為域外所編寫的詞書，其所記錄的詞條及其義項在傳承域內漢語詞條與詞義的同時，也在書寫形式、特有詞條等方面表現出一定的獨特之處，本文的研究也將給予關注。具體來說《譯語類解》漢語詞彙學方面的研究視角體現在以下幾點。

3.1 以詞彙的時代來源與地域性探查《譯語類解》漢語詞彙的域內傳承

3.1.1 《譯語類解》漢語詞彙時代來源的考察

《譯語類解》是朝鮮時代司譯院為幫助譯官學習漢語而編寫的詞書，其收錄的詞彙具有“同時代性”，為明末清初活躍在人們生活中詞，一個時代的“詞彙系統實際上是不同歷史平面的共時堆積的結果。”因此，研究共時平面的《譯語類解》的漢語詞彙首先要考察這些詞彙的歷史來源，從而確定明末清初漢語詞彙的歷史傳承性。需要說明兩點：（1）新詞條的

¹⁸ 金哲俊（2012）《“類解”類文獻中的漢——朝詞彙研究》，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52頁。

¹⁹ 汪維輝（2007）《周氏冥通記詞彙研究》，《漢語詞彙史新探》，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98頁。

²⁰ 蔣紹愚（2005）《近代漢語研究概要》，北京大學出版社第1版，第300頁。

²¹ 郭作飛（2008）《張協狀元詞彙研究》，成都：巴蜀書社第1版，第37頁。

產生與新詞義的產生都在詞彙的發展中有所表現，我們考察的《譯語類解》漢語詞條是具有古韓語對譯意義的詞條，與該詞條的其他意義無關。(2) 由於筆者不通古代韓國語，因此漢語詞條的意義基本上根據其體例、釋義中所使用的漢語和前後的位置來幫助判斷。遇到無法斷定的情況則請教與有關專家和師長。(3) 中國典籍浩瀚如海，由於筆者能力、所見有限，在考察《譯語類解》漢語詞彙歷史來源時所得出的結論不一定百分百準確，但是大多數應該是準確的，可以據此分析明末清初漢語詞彙的時代來源。具體的操作方法：逐一檢索 62 個門類中“天文”、“地理”、“買賣”、“瑣說”類共 662 個詞條，對照《漢語大詞典》考察該詞條在中國古籍文獻庫²²中的始現用例。根據檢索結果，筆者對所考察的詞語分為四類：產生於上古漢語的詞條（先秦——西漢）；產生於中古漢語的詞條（東漢——隋）；產生於唐宋元的詞條；產生於明清的詞條。

3.1.2 《譯語類解》漢語詞彙地域特徵的考察

作為朝鮮時期司譯院為幫助譯官學習漢語而編寫的詞書，《譯語類解》所記錄的詞彙絕大多數應該是用通行全國各地的共同語寫成的。如此，朝鮮朝的通事才能順利完成對中國的外交任務。然而由於在朝鮮世宗時期，朝鮮朝向明朝派遣留學生的請求被拒絕後，選拔“年少聰敏者”隨使臣訪華學習漢語、派遣譯學學者到遼東實地學漢語或拜訪中國學者質正漢語音韻等學問就成為朝鮮時期司儀院培養譯官的兩種主要方式。據蔡英純（1999）的研究，朝鮮時代在明朝遷都北京後的訪華路線主要有以下兩種：

海路：鍛島~車牛島~鹿島~石城島~長山島~廣鹿島~廟島~黃山釋~萊州~昌邑~濰縣~昌樂縣~青州~龍山驛~濟南府~濟河~禹城~平原縣~德州~阜城縣~富莊縣~獻縣~任丘縣~新城縣~琢州~良鄉縣~京城

陸路：義州~湯站~鎮東堡(松站)~鎮夷堡(通遠堡)~連山關~甜水站~遼東~盛京(潘陽)~廣甯~閣陽~十三山~小陵河~杏山~連山~曹莊~東關~沙河~前屯衛~山海關~撫寧縣~永平~七家嶺~豐潤~玉田縣~薊州~三河~通州~北京。

“朝鮮使臣一行到達北京的路程大約需要走 50—60 天，到北京後住在會同館和玉河館逗留時間根據情況而定，短的 1 個月，長的需要 4—5 個月。實際上完成一次使行任務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而且十分辛苦。”²³ 重要的是，長時間在北京停留可以成為譯官學習、提高漢語水準的好機會；另一方面，遙遠的路途也有助於學到沿途的方言。這一點是不容忽視的。”²⁴

正是由於朝鮮朝譯官“隨使臣訪華學習”和“赴遼東質正漢語”的學習方式決定了司譯院編寫的《譯語類解》中的漢語詞彙不可避免地帶有地域特徵。本文將以“親屬類”和“身體類”詞彙為例來考察《譯語類解》漢語詞彙在多大程度上體現了何種方言特徵。

“要確定早期白話著作中的方言詞語，必須對彼時的語言面貌有一個比較全面的瞭解。”²⁵，然而“近代漢語時期的方言缺乏充足的資料，因此，要考察近代漢語作品中一些語言現象是否屬於當時某一方言的現象，往往只能根據現代方言的狀況以及其他歷史資料加以推斷。而在推斷的過程中，如果方法不當，就會出現問題。”²⁶這是因為“詞的通行地域隨時在變。有些詞，前代是通語詞，後代降格為方言詞，或者相反；有些詞，前代和後代都是方言詞，但是通行地域有大小，或是從甲方言詞變成了乙方言詞。”²⁷困難雖在，但並不意味著我們在詞的地域性考察上無能為力了。遇笑容（2001）突破“特殊詞語——基礎方言”研究模式

²² 本研究主要使用《漢籍全文檢索系統》(4.0)和《瀚堂典藏》、《中國基本古籍庫》三種。

²³ 蔡瑛純（1999）《試論朝鮮朝的對譯漢音與中國官話方言之關係》，《語言研究》第 1 期，第 85 頁。

²⁴ 蔡瑛純（1999）《試論朝鮮朝的對譯漢音與中國官話方言之關係》，《語言研究》第 1 期，第 85—86 頁。

²⁵ 張崇（1991）《早期白話著作詞語的地域歸屬研究》，《西北大學學報》，第 4 期，第 96 頁。

²⁶ 蔣紹愚（2005）《近代漢語研究概要》，北京大學出版社第 1 版，第 334 頁。

²⁷ 汪維輝（2006）《論詞的時代性和地域性》，《語言研究》第 2 期，第 88 頁。

的局限性，在《儒林外史詞彙研究》提出了“詞彙系統——基礎方言”的研究方法。“作者認為：方言的詞彙特徵來自方言的詞彙系統，而古今方言存在著繼承關係。所以，只要我們對兩個歷史平面（作品反映的某一歷史平面和現代漢語中使用的共時平面）的方言詞彙系統作一個對比調查，同時再和其他臨近或較遠的方言作一個對比調查，我們應該可以看出方言之間的歷史繼承關係，也就是看出作品使用的哪一種方言。”²⁸這種研究方法比單憑一些“特殊詞語”來確定作品的方言成分可靠。”²⁹另外筆者認為“詞彙系統——基礎方言”的研究思路適宜與進行《譯語類解》漢語詞彙地域特徵的考察，因為《譯語類解》漢語詞彙的編排本身就具有系統性。譬如“稱呼”類詞彙包括：大大公（高祖父）、大大婆（高祖母）；大公（曾祖父）、大婆（曾祖母）；祖公、祖父、老爺爺；婆婆、阿婆；父親、爺爺、爹爹、老子；母親、孃孃；伯伯、伯父；伯娘、伯母、姆姆；叔叔、叔父；孀娘、孀子、孀孀；姑姑、姑娘、大姑娘、小姑娘；姑夫... ..。這些詞彙原本就是親屬稱謂譜系的一部分，具有嚴密的系統性。

3.2 以書寫形式、特有詞探求《譯語類解》漢語詞彙的獨特之處

3.2.1 詞彙書寫形式上的獨特之處

《譯語類解》保存了 4651 個漢語詞條，這些詞條在書寫形式上表現出異域的色彩。其域外變異體現在筆劃層面的，如：黑（黑）、土（土）、瓜（瓜）、石（石）等；體現在部首層面的，如、礻（礻）、艹（艹）等；體現在部件層面的，如美（弄）、（橋）等。在相當一部分書寫形式背後，蘊含著朝鮮朝獨有的造字理念。對其分析與總結，可以豐富對《譯語類解》漢語詞彙在書寫形式上變異的認識，有助於漢字域外傳播史和漢字發展史的研究。

3.2.2 《譯語類解》特有詞例釋

《譯語類解》是司譯院為幫助譯官學習漢語而編寫的漢語詞彙集，其所收詞條本應是漢語常用詞。然而筆者將其放在中國古籍庫進行檢索時，發現有一部分詞在浩瀚的中國古籍中並沒有被記錄下來，這部分詞我們姑且稱之為《譯語類解》特有詞。³⁰這樣的“詞語有“日欄風”、“月欄雨”、“過路雨”、“緊坡子”、“陡坡子”、“野甸子”、“弓弦路”、“大大婆”等等。筆者將對這部分詞的構詞、義項與來源進行逐一分析，總結其中的規律，揭示其在漢語詞彙學研究上的價值。

3.3 以同義詞和後綴“子”為例探索漢語詞彙的發展規律

3.3.1 《譯語類解》同義詞研究

《譯語類解》的編纂體例之一為意義相同者臨近排列，後一詞條在釋義時用“上全”來表示。據此，筆者發現在《譯語類解》中有大量的同義詞組。當然，這些同義關係是否真正成立，我們還需要對其一一查驗。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譯語類解》中仍然記錄了大量的明末清初的同義詞組。考察每一組同義詞中各個詞條的成詞時代與來源、意義用法、以及在近代漢語到現代漢語發展過程中的流變，可以揭示出漢語同義詞的發展規律。

3.3.2 《譯語類解》漢語詞綴“子”的研究

²⁸轉引自蔣紹愚（2005）《近代漢語研究概要》，北京大學出版社第1版，第335頁。

²⁹蔣紹愚（2005）《近代漢語研究概要》，北京大學出版社第1版，第336頁。

³⁰這部分詞語是在查找了三種大型的電子數據庫得出的。當然，也不排除由於筆者所見所查有限而造成的不確之處。

《譯語類解》漢語詞彙中“子”是一個能產性很高的後綴。據筆者統計，含有後綴“子”的詞條共有 451 條，佔了《譯語類解》漢語詞條的十分之一。筆者將對這部分詞彙在音節、詞性等方面進行分類描寫。結合前人對後綴“子”在上古漢語時期、中古漢語時期、唐宋元時期的研究成果，對照 451 個詞條在現代漢語中的流變，總結漢語詞彙在構詞上的發展規律。

4. 結論

筆者認為《譯語類解》漢語詞彙具有同時代性、系統性和豐富性的特點，從漢語詞彙學的研究視角來看，以下幾個方面有必要進行專門、深入的探討：(1) 以詞彙的時代來源與地域性探查《譯語類解》漢語詞彙的域內傳承；(2) 以書寫形式、特有詞探求《譯語類解》漢語詞彙的獨特之處；(3) 以同義詞和後綴“子”為例探索漢語詞彙的發展規律。這幾個方面的探討將有助於近代漢語詞彙史、漢語詞彙域外傳播史、漢語詞彙發展史的研究。

參考文獻

- [1] 徐時儀 (2013) 《〈朱子語類〉詞彙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1 版。
- [2] 姜仁壽 (2006) 《〈爾雅〉同義詞研究》，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第 1 版。
- [3] 殷曉傑 (2011) 《明清山東方言詞彙研究——以〈金瓶梅詞話〉、〈醒世姻緣傳〉、〈聊齋俚曲〉為中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 1 版。
- [4] 郭作飛 (2008) 《張協狀元詞彙研究》，成都：巴蜀書社，第 1 版。
- [5] 林毅 (2011) 《〈同文類解〉漢譯語詞研究》，《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 6 期。
- [6] 曲赫、方東傑 (2011) 《〈譯語類解〉疑難詞釋例》，《通化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第 32 卷第 11 期。
- [7] 樸香玉 (2014) 《〈譯語類解〉的成書及結構探析》，《文教資料》，第 28 期。
- [8] 方東傑、曲赫 (2013) 《〈譯語類解〉簡論》，《通化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第 34 卷第 5 期。
- [9] 張述娟 (2015) 《朝鮮時代譯學書〈譯語類解〉的文獻價值及研究現狀》，《漢字研究》(韓國)，第 12 輯。